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4n0196

中本起經

後漢 曇果共康孟詳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轉法輪品
  - 2 現變品
  - 3 化迦葉品
  - 4 度瓶沙王品
  - 5 舍利弗大目揵連來學品
  - 6 還至父國品
  - 7 須達品
  - 8 本起該容品
  - 9 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
  - 10 度波斯匿王品
  - 11 自愛品
  - 12 大迦葉始來品
  - 13 度奈女品
  - 14 尼揵問疑品
  - 13 佛食馬麥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96
中本起經卷上(次名四部僧，出長阿含)

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

轉法輪品第一

阿難曰：「吾昔從佛聞如是。」
一時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，德力降魔，覺慧神靜，三達無礙，度二賈客，提謂波利，授三自歸，然許五戒，為清信士已。
惟昔先佛，名曰定光，拜吾佛名：「汝於來世九十一劫，當得作佛，字釋迦文，號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、眾祐，度人如我今也。」吾從是來，修治本心，六度無極，積功累行，四等不倦，高行殊異，忍苦無量，功報無遺，大願果成。
世尊念曰：「吾本發心，誓為群生梵釋請法，甘露當開，誰應先聞？昔吾出家，路由梵志阿蘭、迦蘭，待吾有禮，二人應先。」念已欲行，天承聖旨，空中白言：「彼二人者，亡來七日。」佛言：「苦哉！阿蘭、迦蘭，甘露當開，汝何不聞？」
佛復惟曰：「甘露當開，誰應次聞？鬱頭藍弗，次應得聞。」方起欲行，天復白言：「此人者，昨暮命終。」佛言：「彼人長衰，甘露當開，不得受聞，生死往來，何緣得息？五道輪轉，痛矣奈何！」
佛復惟曰：「甘露法鼓，聞于三千大千世界，誰應得聞？父王昔遣五人：一名拘憐、二名頞陛、三名拔提、四名十力迦葉、五名摩南拘利。供給麻米，執侍勞苦，功報應敘。」
時五人者，皆在波羅奈國。於時如來始起樹下，相好嚴儀，明耀於世，威神震動，見者喜悅，徑詣波羅奈國。未至中間，道逢梵志，名曰優呾。瞻覩尊妙，驚喜交集，下在道側，舉聲歎曰：「威靈感人，儀雅挺特，本事何師，乃得斯容？」
佛為優呾，而作頌曰：

「八正覺自得，　無離無所染，
愛盡破欲網，　自然無師受。
我行無師保，　志獨無伴侶，
積一行作佛，　從是通聖道。」

優呾問佛：「瞿曇如行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吾欲詣波羅奈國，擊甘露法鼓，轉無上輪，三界眾聖，未曾 有轉法輪，還人入泥洹，如我今也！」
優吁大喜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瞿曇言者，願開甘露，如應說法。」
於時如來，便詣波羅奈國古仙人處鹿園樹下，趣彼五人。五人遙見佛來，便共議曰：「我等勤苦，室家離別，登山越嶺，困苦疲極，正坐此人，供給麻米，謂其叵堪。因魔來戰，是以委藏。今故復來，一麻一米，我等不堪，今起求食，奈何能辦？但為施坐，各莫跪起言語問訊也。得此不樂，必自去矣。」
是時世尊，為其五人，現道神足，五人身踊，不覺作禮，執侍如前。佛告五人：「共議勿起，今作禮何謂？」
五人悉對曰：「吾坐悉達，更歷勤苦，悅頭檀王，暴逆違道，皆由於卿。」
佛告五人：「汝莫卿無上正真、如來、平等覺也，無上正覺，不可以生死意待也。何得對吾面稱父字？」又告五人：「汝觀吾身，何如樹下？」
五人答佛：「爾時憔悴，今更光澤，爾時處樹，閉目端坐，日食麻米，猶謂非道；況入人間，身口自恣，何謂為道？」
佛告五人：「世有二事，以自侵欺。何謂為二？殺生婬泆，恃豪貪欲；極身勞苦，內無道跡。無是二事，是真道人。不於九十六術，亦不捨遠，是為取中，無有兩際。何謂取中？得覺慧行，遠於眾智，六通悉覺，具八正行，是名取中，止宿泥洹。」
佛說是法，五人未解。三人分衛，二人供養，為說色苦：「一切眾禍，皆由色欲，眾好無常，人亦無住。譬如幻師，出意為化，愚者愛戀，貪而無厭，幻主觀化，無染無著。所以者何？偽非真故。」
佛為二人，而作頌曰：

「志蕩在欲行，　嗜欲增根栽，
貪色怨禍長，　離欲則無患。」

三人供養，二人分衛，為說貪苦：「好利求榮，迷愚所專，害行毀德，壹由於貪。喜怒得失，欲者無厭，斯利危脆，若雲過庭，老病死來，靡不分散。譬如人夢，寤則無見，黠能捨貪，乃得大安。」
佛為三人，而作頌曰：

「貪欲意為田，　無厭心為種，
斷貪捨利求，　無復往來憂。」

於是世尊，因廣說法，不斷分部，五人便解，願為弟子。佛言：「善來！比丘！」皆成沙門。
佛告比丘：「行有二事，為墮邊際：一者念在色欲，無清淨志；二者猗愛著貪，不能清志行。是二事，還墮邊行，生不值佛，違遠真道。若能斷貪，精進修明，可得泥洹。何謂泥洹？先知四諦。何謂為四？一曰為苦、二曰為習、三曰為盡、四曰入道。如是比丘，次持覺慧一心思禪，受道報應，法眼以朗。解彼四諦，稍入道迹。何謂為苦？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憂悲惱苦、恩愛別苦、怨憎會苦、所求失苦，要因五陰受盛為苦。何謂為習？所愛著習，不愛亦習。何謂為盡？其所有愛，覺知有滅，不愛不念，而覺皆盡。何謂入道？八正為真。一曰正見、二曰正利、三曰正言、四曰正行、五曰正命、六曰正治、七曰正志、八曰正定。是為苦習，以盡入道。真諦是為無生，無生者無老，無老者無病，無病者無死，無死者無痛，無痛者無上吉祥，向於泥洹。」
於時如來而作頌曰：

「至道無往返，　玄微清妙真，
不沒不復生，　是處為泥洹。
此要寂無上，　畢故不造新，
雖天有善處，　皆莫如泥洹。」

說是法已，拘憐等五人，逮得法眼。佛告拘憐：「解未？」拘憐退席對曰：「未悟。」
世尊又告拘憐：「過去久遠時有國王，名曰惡生，將諸妓女，入山遊戲。王令官屬，住頓山下，唯從妓女，步涉山頂。王疲極臥，諸妓女輩，捨王取華，見一道人端坐樹下，諸女心悅，皆前作禮。道人呪願，諸妹那來，命令就坐，為說經法。王覺求諸妓女，而見坐彼道人之前。王性妬害，惡心內發，便問道人：『何故誘他妓女，著此坐為？卿是何人？』道人豫知王意必興暴害，答曰：『是忍辱人。』王拔佩劍，削其兩臂而問：『何人？』答曰：『實忍辱人。』又截其耳鼻。心堅不動，猶言忍辱人。王見道人顏色不移，便前悔過。道人告王：『汝今以女色故，刀截我形，吾忍如地，必得平等正覺，當以一切大智斷汝生死。』王惟罪深，必獲重殃，叩頭于地，願見矜恕。道人告王：『吾真忍辱者，血當為乳，所截平復。』尋如所言，乳出形復。王見忍證，冀必全濟，重宣情言：『若真道成，願先度我。』道人答：『可。』王解迷止，辭退還宮。」

佛告拘憐：「爾時忍辱道人者，我身是也；惡生王者，拘憐是也。解未？拘憐！」拘憐退席白佛：「甚解！世尊！」說是法時，拘憐等五人，漏盡意解，皆得羅漢；及上諸天八萬，逮得法眼。三千世界，為大震動。是為如來始於波羅奈國以無上法輪轉未轉者，大度一切，莫不樂受。

現變(一作善來)品第二

於時波羅奈城中，有長者名阿具利，有一子，字曰蚑蚑(晉言寶稱)，時年二十四。稱生奇妙，有琉璃屐，著足而生。父母貴異，字曰寶稱。別作屋宇，寒暑易處，妓女娛樂，不捨晝夜。
寶稱中夜欻覺，見諸妓女，皆如死狀，膿血流溢，肢節斷壞，屋室眾具，皆似塚墓，驚走趣戶，戶輒自開，天地大冥，唯覩小光，趣東城門，門復自開，明照鹿園，尋光詣佛，瞻覩相好，巍巍煌煌，怖止迷解。舉聲歎曰：「久在恩愛獄，縛著名色械，今馳趣天尊，寧得解脫不？」
佛言：「童子善來覺矣！斯處無憂，眾行畢竟。」前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佛為說法，逮無垢法眼，退席白佛：「願為弟子。」佛言：「善來！比丘。」便成沙門。
明旦眾女，不見蚑蚑，周憧遍求，噓唏並泣，大家驚怪，問其狀變。答言：「不知寶稱今為所在？」長者怖悸，即遣馬騎，四出推索，父乘子車，速出而求。道過一水，水名波羅奈，渡水見子寶屐脫置岸邊，即尋足迹，徑趣鹿園。佛以方便，令其父子兩不相見。長者見佛尊儀相好，喜懼交至，忘失修敬，而問佛言：「我子寶稱，足迹趣此，瞿曇寧見？」佛告長者：「若子在斯，何憂不見？」
佛為說法：「生死由癡，恩愛有離。」破二十億惡，入須陀洹。寶稱心解，便得羅漢。父子相見，恩愛微薄，長者歡喜，退坐白佛：「今日心悅。情有二喜：一者遇佛解喜、二者離愛快喜。」
於時寶稱親友四人：一名富褥、二名惟摩羅、三名憍炎鉢、四名須陀，聞寶稱已作沙門，驚喜毛豎曰：「其人德高，明遠震國，吾等咸歸。今為沙門，其道必真，乃使斯人忽棄榮利。」共出詣佛，并省寶稱，即便俱行。見佛景則乘本願行，心喜即解，頭面作禮。前白世尊：「飢渴道化，虛心日久，不以鄙陋，願為弟子。」佛言：「善來！比丘。」皆成沙門。為說心本，旨解清淨，聞義心了，便得羅漢。
是時波羅奈傍，縣名曰荼，有五十人，因事詣國。聞寶稱、富褥等皆作沙門，又各生念：「諸長者子輩，憍樂自恣，才藝高世，皆感

道化，瞿曇必神，乃令貴族，不復顧榮。」各各發念，欲往詣佛。即便俱出，徑詣鹿園，本願應度，見佛便解，願為弟子。佛言：「善來！比丘。」悉成沙門。因順本旨，速成法要，垢除縛解，皆得羅漢。

於時鹿園中間，有大眾會，飲食歌舞。時有一女，端正非凡，於會中舞，眾咸喜悅，意甚無量。女舞未竟，忽然不見，眾失所歡，惆悵屏營。乃復於彼，百步現形，大眾馳趣，女引詣佛，奄然隱焉。眾人問佛：「向者一女，並舞至此，瞿曇豈見之耶？」佛告眾人：「且自觀身，觀他何為？色欲無常，合會有離，如泡如沫，愚者戀著，殃禍由生。身為苦器，眾生皆然。」大眾心解，願為沙門。佛皆受戒，道現正諦，皆得應真。

佛勑諸比丘：「汝曹各行，廣度眾生，隨所見法，示導橋梁，普施法眼，宣暢三尊，拔愛除有，遷入泥洹。吾今獨行，詣憂為羅縣。」諸比丘受教，頭面禮足，繞佛三匝，於是別去。

化迦葉品第三

於是如來，還詣摩竭提界，至優為羅縣，暮止梵志斯奈園。明旦持鉢，詣斯奈門，佛現金光，照其堂上。梵志二女，長名難陀、次名難陀波羅，見光喜悅，尋詣佛所，禮拜請佛。如來昇堂，教授二女，歸命三尊，授五戒已。世尊告曰：「身非己有，萬物歸空。」二人心解，首戴奉行。世尊惟曰：「吾本起學，欲度眾生，欲界魔王，歸伏道化。」

近泥蘭禪河邊，有梵志，姓迦葉氏，字鬱俾羅，年百二十，名聲高遠，世人奉仰，修治火祠，晝夜不懈。好學弟子，有五百人。迦葉二弟，宗師其兄，謂為得道。各有弟子，皆居下流。迦葉自念：「吾名日高，國內注仰，術淺易窮，窮則名頹，當作良策，全國大望。」便行求龍，以術致之，為作靖室，而鞠龍曰：「若有輕突入靖室者，吐火出毒，以滅來者。」龍至節會，無不放火。遠近僉言：「大師道神。」迦葉由此，功名曰隆。

世尊念曰：「吾昔出家，道逢莽沙，誓要道成先度脫我。吾用一切故，即便然可。今察民心，普注迦葉，卒未可迴。譬如果美樹高，無因得食，唯有伐樹根僻枝，從食果必矣！一切所忌，咸在於龍。吾先降之，迦葉來從！爾乃大道，所化無崖。如來言曰：『日照天下，其德有三：一曰光耀除冥，無不分明；二曰五色雜類，宣敘其形；三曰開發萌芽，萬物精榮。如來出世，亦有三焉：一曰一切大智，照除愚冥；二曰分部五道，言行所由；三曰權慧拯濟，利而安之。』」

眾祐念已，便行起於斯奈園，投暮往造迦葉。未至所止，便現金光，樹木土石其色若金。迦葉弟子持瓶取水，覩變心動，怪而顧望。遙見世尊，明耀天下，不識何妙，馳走白師。師徒皆出，世尊威神，明儀煌煌，迦葉情悸，蒙蒙不悟，即自惟曰：「若是日耶，吾目得逮！謂是天人，其目復眴！」後思乃解曰：「得無是白淨王子悉達者乎？吾歷數云：『白淨王子，福應聖王，不樂榮位，當得作佛。』昔聞出家，其道成乎？」如來忽到，迦葉大喜：「善來瞿曇，起居常安。」佛為迦葉而作頌曰：

「持戒終老安，　信正所止善，
智慧最安身，　眾惡不犯安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唯願屈德，臨盱蔬食。」佛答迦葉：「古佛道法過中不飯，且明至心，欲託一事，庶不有恪。」迦葉答曰：「恨無備豫，敬德虛心。」佛告迦葉：「欲寄一宿，寧見容不？」迦葉白佛：「我梵志法，寢不同室，幸恕不愛。巨命如何？」佛指靖室：「此復何室？」迦葉答曰：「中有神龍，性急姤惡，有入室者，每便吐火燒害於人。」佛告迦葉：「以此借我。」迦葉答曰：「實不有愛，恐龍為害耳。」五百弟子，屏營悚息，恐師許佛。重借滿三，迦葉惟疑，意甚無違，懼必禍耳。佛告迦葉：「三界欲火吾已滅之，龍不害我也！」迦葉答曰：「瞿曇德尊，能居隨意。」即撿威神，便入其室。五百弟子，信龍為害，莫不涕淚，可惜尊人，為龍所害。
佛坐須臾，龍從窟出，吐毒繞佛，如來化毒皆使為華。龍見其毒作華繞佛，怒盛吐火，謂能為害。熱氣歸龍，鬱悶欲死，舉頭視佛，見相知尊，涼風趣龍，尋涼詣佛，火滅毒除，歸命入鉢。於是如來，便現火光，炯然概天。迦葉弟子，直起瞻候，見佛光明，謂是龍火，舉聲悲呼：「可惜真人，竟被龍殃。」迦葉師徒，驚共奔出，五百弟子，同聲責師：「天地開闢，未見人類妙如瞿曇，可尊可貴，恨不熟觀，何緣復見？」垂淚抆眼，而作頌曰：

「容顏紫金耀，　面滿髮紺青，
大人百福德，　神妙應相經。
方身立丈六，　姿好八十章，
頂光燭幽昧，　何駃忽無常。」

後來弟子，謂火害佛，悲喚哀慟：「瞿曇被害，我生何為？」踊身赴火，清涼和調，還顧白師：「瞿曇無恙！本謂龍火，定是佛

光！」師徒騷擾，側息達明。
清旦如來持鉢出室，迦葉大喜曰：「大道人猶存耶！器中何等？」佛告迦葉：「所謂毒龍，已降受法。」五百弟子，僉言佛神。迦葉內伏，恪惜名稱，聊復貢高：「大道人實神。雖爾，未如我已得阿羅漢也！」
迦葉白佛：「願大道人留止，欲相供養。」明旦作飯，自行請佛。佛言：「便去，今隨後到。」迦葉適還，佛如人屈伸臂頃，東適弗于逮數千億里，取樹果名閻逼，滿鉢而還。迦葉未到，已坐其床。迦葉問佛：「大道人從何徑來？」佛言：「卿去後，吾東到弗于逮，取此果名閻逼，香美可食。」佛飯去已，迦葉念曰：「大道人雖神，故不如我道真。」
明日食時，復行請佛。佛言：「可去，今隨後到。」迦葉旋還。佛南行極閻浮提界取果[卄/呵] 奩勒，盛滿鉢還。迦葉未至，已坐其床。迦葉問佛：「何緣先到？」佛言：「南行取此美果，可用愈病。」佛飯去後，迦葉而念：「此大沙門實神實妙。」
明日迦葉復行請佛，佛言：「今隨後到。」佛西適拘耶尼，取阿摩勒果，滿鉢而還。迦葉未至，已坐其床。迦葉問佛：「復從何面來？」答曰：「西詣拘耶尼，取阿摩勒果，汝可食之。」佛飯已去，迦葉復念：「是大沙門所作實神。」
明日迦葉復行請佛，佛言：「今隨後到。」迦葉反顧，忽不見佛。佛已到北方欝單曰，取自然粳米。迦葉未至，已坐其床。迦葉問佛：「復從何來？」佛答曰：「北適欝單曰，取此粳米，卿可食之。」佛飯去後，迦葉獨念：「此大道人，神妙乃爾！」
明日食時，佛持鉢自到其家，取飯而還，食已欲澡漱口無水，天帝釋即下以手指地，自然成池。迦葉晡時，彷徉見池怪而問佛：「何緣有此？」佛告迦葉：「朝得汝食，欲漱無水，天帝指地成池給用，當名此池為指地池。」迦葉念曰：「大道人神妙，功德無量！」
後日世尊移近迦葉，坐一樹下。夜第一四天王俱下，聽佛說法，四天光影明如盛火。迦葉夜起，見佛前有四火。清旦問佛：「大道人亦事火乎？」佛言：「不也。昨夜四天王來聽說法，是其光耳。」迦葉復念：「是大沙門極神，乃致此天。雖爾，故不如我道真。」
明日第二天帝釋，夜來聽法，帝釋光明倍於四天。迦葉夜起，見佛前光，意而獨念：「佛故事火也。」平旦問佛：「得無事火？明倍昨夜也。」佛言：「帝釋來下聽受經法，是其光耳。」
後夜，第七梵天又下聽法，梵魔光景倍於帝釋。迦葉見光，疑佛事火。晨朝問佛：「大道人必事火也。」佛告迦葉：「第七梵天昨夜

聽法，是其光耳。」迦葉自念：「是大沙門，威神感動天梵下降。」
迦葉五百弟子，人事三火，凡千五百火。明旦燃之，火了不燃。怪而白師。師曰：「必是佛所為耳。」馳往白佛：「我五百弟子，今朝燃火，了不肯燃，是佛所為乎？」佛告迦葉：「欲使燃不？」問之至三，對曰：「欲使燃。」佛言：「可去，火當燃。」應聲皆燃。迦葉復念：「是大道人，至神乃爾！」
迦葉自事三火，明旦然之，又不可滅。五百弟子，及諸事者，助而滅之，了不可滅。疑佛所作，便行白佛：「我自事三火，不可得滅。」佛言：「欲使滅乎？」曰：「實欲使滅。」佛言：「火可當滅。」應聲即滅。迦葉念曰：「大道人，極神至妙，所作皆諧。」
後日迦葉五百弟子，適共破薪，各各舉斧皆不得下，懅行白師。師曰：「是大沙門所為。」即行白佛：「我諸弟子，向共破薪，斧舉不可得下。」佛言：「可去，斧當下。」即下得用。迦葉念曰：「是大沙門，神則神矣！」
後日佛還樹下，見棄弊衣，念欲浣之。天帝釋承佛聖旨，到頗那山上，取四方石一枚，六方石一枚，給用浣曬。迦葉遊觀，見池邊兩石，怪而問佛：「今此池邊兩石妙好，此從何出？」佛告迦葉：「吾欲浣濯及當曬衣，天帝送石，以給吾用。」迦葉復念：「瞿曇神德，莫不感動。」
佛後入指地池澡浴畢，當出無所攀持，池上有樹，名曰迦和，絕大修好，其樹曲下就佛，佛牽出池。迦葉見樹曲下，怪而又問佛。佛告迦葉：「吾朝入池，將欲出水，樹神垂枝，令吾牽出。」迦葉復念：「是大道人，至德多感，大樹垂下。」佛欲令迦葉必伏，便入泥蘭禪河。其水深駃，佛以神力，斷水令住，高出人頭，使底揚塵，佛行其中。迦葉見佛入水，恐其沒溺，即將弟子，乘船救佛。見水隔起，其下揚塵，見佛大喜：「大道人尚活耶！」又問：「欲上船不？」佛言：「當上。」佛念當貫船底入，令無漏迹。迦葉大驚：「是大沙門！妙化難名。」
時摩竭提國王吏民，以歲會禮，往詣迦葉，相樂七日。迦葉心念：「佛德聖明，眾人見者，必阻棄我。令其七日不現，快乎。」佛知其意，即隱七日。至八日旦，迦葉又念：「今有餘祚，供佛快耶！」應念忽至。迦葉大喜：「適念欲相供養，來何快耶？間者那行？今從何來？」佛告迦葉：「汝心念言：『佛德聖明，眾人見之，必阻棄我。令其七日不現，快乎。』是故隱耳。汝今念我，是故復來。」迦葉心念：「佛真至神，誠知人念。」
佛知迦葉心已降伏，便告迦葉：「汝非羅漢，不知真道，何為虛妄，自稱貴乎？」於是迦葉，心驚毛豎，自知無道，即稽首言：

「大道人實神聖，乃知人念。寧可得從大道人神化稟受經戒，作沙門耶？」佛言：「大善！報汝弟子。卿是國師，今入法服，豈可獨知乎？」迦葉受教，顧謂弟子：「汝間與我共覩神化，吾始信解，當作沙門。汝等何趣？」五百弟子同聲對曰：「我等所知，皆大師恩也，師所尊信，願皆隨從。」即時師徒，俱共詣佛，稽首白言：「我等皆有信意，願為弟子。」佛言：「善來！比丘。」皆成沙門。迦葉裘褐水瓶杖屣、諸事火具，悉棄水中。

是時迦葉二弟：次曰那提迦葉，幼曰迦耶迦葉，各有二百五十弟子，廬舍止處列居水邊。見諸梵志衣被什物及事火具，隨流漂下。二弟驚愕，恐兄及諸弟子為人所害，即從門徒，順河而上。見兄師徒皆作沙門，怪而問曰：「大兄年高，智慧明遠，國王臣民所共宗事，我意謂兄為得羅漢。反捨梵志道，學沙門法，此非小事。佛道豈尊德獨高乎？」迦葉答曰：「佛道最勝，其法無量，雖我世學，未曾 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！」二弟聞此，各謂弟子：「吾欲從兄，汝等何趣？」五百弟子俱發聲言：「願如大師。」皆即稽首，求作沙門。佛言：「善來！比丘。」皆成沙門。

於時如來，與千比丘僧，詣迦耶悉大叢樹下坐，而入三昧。忽然不現，從東方來，沒於樹下，四方亦爾，踊住虛空，而不墮墜，身出水火，升降自由。諸比丘，仰頭喜悅，不覺如來還處本坐，無有覺者。比丘歡喜，前禮佛足，退席白佛：「此示現者，名曰何等？」佛告比丘：「是者名曰神足示現。又有教授示現，比丘諦聽。心意識行，因緣染著，決正分部，名曰教授示現。又有說法示現，比丘諦思。自愛色為衰，六情所愛為衰，衰不止便苦生。何謂苦生？婬、怒、癡火起，便有痛痒，老、病、死畏。是為說法示現。」佛說法三轉，時千比丘，漏盡望斷，皆得阿羅漢。佛為比丘而作頌曰：

「今者千比丘，　長老有尊德，
改邪修正見，　無想入禪慧。」

說是法時，天龍鬼神莫不樂聞。

度瓶沙王品第四

於時世尊，欲詣羅閱祇，度於君民。即日羅閱祇王遣使者，奉命詣佛，修敬盡恭，禮畢陳言：「國主瓶沙，稽首坐前！近承釋尊，道成號佛，天人雜類，慶賴遇時。伏惟世尊，興利康寧，願垂覆育，

照臨鄙國，飢渴聖化，虛心踊逸，哀矜群庶，令得解脫。」佛勑比丘：「汝等速嚴，當就王請。」比丘受教，嚴畢翼從。
使者馳白：「世尊以顧，將千比丘僧，今頓須波羅致樹下，去城四十里。」王即案先王遺令：「若佛入國，當自出迎，迎之者，得福無量。」即便勑嚴車千乘，馬萬匹，從人七千，嚴畢升車，出宮趣城。城門自閉，車馬俱躓，王甚驚怖，懼有大災：「吾罪重矣！而有斯禍。」空中聲曰：「王宿願人，今繫在獄，誓要相連，是使門閉。」即便大赦解放囚人。門霍自開，得詣佛所。
王遙見如來相好光光，即便下車，却從解劍。佛知瓶沙性素憍豪剛強貢高，欲令速解化王從者儀式。若王瓶沙，顧視從者，似己無異，懼佛不識，頭面禮足，右繞三匝，禮畢自陳：「我是摩竭提王瓶沙身也。」如是至三。佛告王曰：「吾照卿心，何但卿形。」瓶沙大喜，即退就坐。群臣庶民，各盡其敬，中有作禮者，自名字者，直揖拜者，禮畢却住。佛命令坐，受教就席。
佛告瓶沙：「宿福為王，今復增益，使王國界人民，忠孝富樂，無憂福護，有德吉，無不利。」眾會有疑：「鬱俾迦葉，名聲先達，今與佛俱，誰應作師？」佛察眾念，便告迦葉：「其有殺生祠祀，欲望其福。寧能得不？入於山中，求道無師，能得道不？」迦葉白佛：「殺生祠祀，不得其福；天神不食，殺者得罪；學道無師，道終不成。」迦葉白佛：「我前事火，晝夜不懈，勤苦積年，好術弟子，凡有五百人，精銳燃火，不避寒暑，年耆根熟，永無髣髴，先人傳惑，以授後生，自稱是道，唐苦無報。今得佛教，洗浣心垢，已得羅漢。」佛告迦葉：「現汝羅漢神足。」迦葉受勑，即入靜定，身升虛空，去地數丈。從腰以上火、腰以下水；更從腰以上水、腰以下火，以水雨火，衣燥不軟。住空現變，出沒七反，從身出光，五色赫奕。飛從東來，沒佛坐前，四方上下，化現亦爾。變畢叉手，長跪白佛：「弟子迦葉，蒙佛慈恩，解脫罪縛，如來特尊，三界頂受。」佛為迦葉，而作頌曰：

「若人壽百歲，　奉火修異術，
不如尊正諦，　其明照一切。
若人壽百歲，　學邪志不善，
不如生一日，　精進受正法。」

王及群臣，乃知迦葉是佛弟子。佛告瓶沙：「天下人眼，不但視色；苦、樂無常，身不得久。天下人意，多惡少善。思想萬端，趣欲快意，能棄此志，亦可得道，功齊迦葉。無以豪貴，自恣其情；無以自在，貪婬無厭；無以豪強，侵陵弱者；無以瞋怒，枉殺無

過。莫隨婬心、莫隨貪心、莫隨怒心。息惡令善，信守真言。當念死劇老病苦劇，思惟所行，亦復可得迦葉神足。若眼視色，心當抑却，好醜不動。耳聽眾聲，心當制持，無所喜怒。鼻嗅香臭，心當制伏，情無所著。口貪眾味，心當秉持，想無所起。身更所著，心當制止，識無綺可。五陰外來，制者由心，六情無主，陰衰無名。迦葉功德，修之便是。人生受形，多憂苦惱：飢渴寒熱，愚計為樂；智士見苦。妻子榮利，世人迷惑，凡此眾事，無不分散，千歲萬年，皆歸磨滅。」佛為瓶沙而作頌曰：

「夫為世間將，　順正不阿枉，
矜導示禮儀，　如是為法王。
多愍善恕正，　仁愛好利人，
既利以平均，　如是眾附親。」

佛告瓶沙：「王作宮舍，從來幾歲？」王顧問傍臣，傍臣對曰：「造起宮舍，七八百年。」佛問諸臣：「凡更幾王？」臣即對曰：「二十餘王。」佛問瓶沙：「皆識諸王不？」瓶沙答曰：「唯識我父，不識先人。」

佛告瓶沙：「但地有常，人無常也。人自愛身者，不當殺害於命、不當誹謗有道。眾生生死皆由恩愛。父母自言：『是我所生，是我之子。』子非父母所致，皆是前世持戒完具，乃得作人。為惡行者，死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自從行致，不由他生。罪福明正，王甚思之！」佛告王曰：「兒在胎中，若有盲聾，母豫知不耶？」王答佛言：「實不豫知。」佛言：「此兒宿命罪行使然，非父母過。兒在胎中，若其聖明，母不豫知。皆由履行清純，非父母力。此理明驗，王善惟之！世人得罪，其行有三：口言傷人、身行暴害、心專妬嫉。能撿此三，雖未便得泥洹，天上人中，豪貴自由。原於人本，從癡有形，從形生情，從情生識，從識生欲，從欲有父子，從父子生恩愛，從恩愛生憂悲，展轉五道無有休止。人亦不知，生所從來？死所趣向？不識其根，各相字名言。是父？是子？唯得道者，乃知其原。生、死因緣，本從癡起，一切無常。大王受持！」

佛告瓶沙：「若國善人，謹順忠孝、廉貞敬讓、才博智遠、不犯王法，本非貴族，王何異待？」王答佛言：「姓名顯達，擇能授職。」佛告大王：「道法無親，唯善是輔。成持五戒，名清信士；精進直入，見諦不迴，便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——各因本心，道位次敘。」佛說是時，王及國人一萬二千，諸天八萬，皆見道跡。

佛告瓶沙：「王來已久，宮遠早還，牛、馬、人從，停住勞疲，比於後日，吾當詣城。」王起禮佛，受戒而退。群臣從官，喜前受戒。當王群臣受五戒時，內外人馬，寂然無聲，諸婆羅門，感化心伏，皆前受戒，歡喜而退。王升車已，群臣跪賀：「大王功德！值佛出世，并令臣等沐浴清化。」瓶沙歸宮，教勅宮內奉齋持戒。國內一切，信解歡喜。

忉利天帝，華散佛上，於時坐中，有豪長者，名迦蘭陀。心中念言：「可惜我園，施與尼揵。佛當先至奉佛及僧，悔恨前施，永為棄捐。」長者至心，臥不安席，先福追逮，福德應全。大鬼將軍名曰半師，承佛神旨，知其心念，即召閱叉，推逐尼揵，裸形無恥，不應止此。鬼師奉勅，撾打尼揵，拖拽器物。尼揵驚怖，馳走而言：「此何惡人？暴害乃爾！」鬼師答曰：「長者迦蘭陀，當持竹園，作佛精舍。大鬼將軍半師，見勅逐汝輩耳。」明日尼揵共詣長者，深責所以：「何故改施？令吾等類被乎委頓。」不謂長者見困如此，迦蘭陀心喜：「吾願遂矣！佛聖廣覆照我至心。」即答尼揵曰：「此諸鬼師，強暴含瞋，懼必作害，不如委去更求其安。」尼揵懟恨，即日恚去。長者歡喜，修立精舍、僧房坐具，眾嚴都畢，行詣樹王祠處，請佛及僧。眾祐受施止頓，一時大化普濟，靡不欣樂。

舍利弗大目揵連來學品第五

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，與大比丘僧千人俱，皆得應真，鬱俾羅等。彼有一卿，名曰那羅陀。故有梵志，字曰沙然。精修仙行，延納來學，好仙弟子，凡有二百五十人。門徒之中，有二人高足難齊：一名優波替，次曰拘律陀，才明深遠，研精通微。沙然得病，自知將終，告於二賢：「此諸新學，志存道行，累卿二人，必令全志。」二人敬諾，受教奉行。

是時世尊，勅比丘頻陛：「汝行宣化，往必有度。所可見者，其智明遠，自捨如來，無能與論。若與相見，直說法本，勿與酬酢，以致其嗤。」頻陛受勅，整服持鉢，禮佛而行。時優波替，從諸弟子相隨遊觀，遙見頻陛，威儀庠雅，未曾聞覩，何所法像？被服改俗，須至當問。二人俱前，相逢中路，便問頻陛：「章服反常，何所從出？豈有師宗可得聞乎？」於時頻陛，以頌答曰：

「我年既幼稚，　學日又初淺，
豈能宣至真，　如來廣大義。
一切諸法本，　因緣空無主，

息心達本源，　故號為沙門。」

優波替方聞法義，尋思至理而自惟曰：「吾小好學，八歲從師，至年十六，古仙道術，靡書不綜，十六大國，謂吾廣博，未曾聞斯真要之義；今偶出遊，遇此寶藏，此言之妙，美於甘露。」心寤意解，便逮法眼，旋還精舍，欣悅無量。拘律陀，見彼容悅，疑得甘露。即問優波替：「得甘露那？勿違本要，惠及少少。」優波替具向拘律陀說所聞偈，一聞不解，再說乃了。尋思反覆，亦得法眼。二人議曰：「本願甘露，今得服嘗，寧可共詣大沙門所，就彼海淵，沐浴清華。」議合心同，嚴辦當發，拘律陀念曰：「吾師臨終，囑授弟子，令吾成濟；今便委棄，義所不安。」便告弟子：「彼大沙門，有甘露仙化，壞裂俗網，息心寂行。吾欲啟請，窮微反真。汝將何趣？」門徒對曰：「今得視聽，是大師恩。大人宗仰，承命踊逸，貪羨甘露，願從下風。」師徒志合，即出所止，往詣竹園。

於時世尊，告諸比丘：「今有二賢，從諸弟子，乘本願行，欲作沙門。勸成其功者，頗陛力也！」比丘承教，延望其眾。憂波替、拘律陀等，遙見如來相好暉光，神動情震，自惟歎曰：「幸哉余生，得奉清誨，其榮難云！」延趣坐前，頭面禮佛。禮畢嘉歡重喜無量，斯須乃進，具陳情言：「替等罪弊隨流入淵，始於今日，反俗極源，願蒙接納，得充僧次。」即便許可，頭髮自落，皆成沙門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此二人者，願於古佛，待吾道成，侍衛左右。」佛謂憂波替：「高世之號，花而不實，復汝本字，為舍利弗。拘律陀，還字大目揵連。」因本說法，逮得羅漢，佛勅侍者。古千比丘，暮當結戒，不得他行。即夜行籌數，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結戒竟，比丘歡喜，莫不肅然，禮佛而退。

還至父國品第六

於是如來將歸舍夷，與大比丘僧——皆得應真，神靜通微，明曉三世眾生行源——賢者舍利弗、大目揵連、鬱俾迦葉、那提迦葉、伽耶迦葉等，一千二百五十人。是時迦維羅越王閱頭檀，遣梵志憂陀耶，來詣竹園，請佛還國。爾時憂陀耶，見佛相好，明暉天地，五情實喜。頭腦禮足，却住一面，心意齊整，長跪白佛：「父王遠謝悉達，聞汝道成，復度一切，我獨不蒙。本要當還，今故遣使。」佛問憂陀：「父王起居安不？」憂陀白佛：「大王無恙，唯思世尊。」佛告憂陀：「樂此道不？」憂陀對曰：「甚樂。世尊！」佛授憂陀，使作沙門，授其法戒。憂陀自念：「今為弟子，無緣復

還；王須消息，因誰報命？」佛知憂陀心念，欲還行矣。「憂陀！莫親世業戀著故家。」憂陀白佛：「佛當還至舍夷國不？」佛言：「當還。」憂陀受勅，退跪白佛：「不審何日當至？」佛告憂陀：「却後七日，必至舍夷。」憂陀歡喜，禮佛而去。

於是憂陀耶，還至舍夷，詣宮求通。門監白曰：「憂陀使還在門求見。」王教推問：「吾望憂陀如渴欲飲，何故稽停方白求通？」推應坐者反覆至三，然後乃前。王見憂陀，已受法服，而問憂陀：「卿作沙門那？」憂陀答曰：「以服佛法。」王問憂陀：「悉達在宮，與卿獨親，入出周旋，無所關白，今使來還，何得自外詣門求通耶？」憂陀答王：「佛教比丘，莫親白衣、戀於家居，道俗異故。」王問憂陀：「吾子在宮，衣服極好；今者為道，所著何衣？」憂陀指衣：「所服如此！」王即墮淚曰：「悉達在家，吾為作宮，七寶刻鏤，極世珍妙；於今屋室，何如我許？」憂陀答王：「常處樹下。諸佛世尊，道法皆爾。」王問憂陀：「吾子在宮，茵褥綩綖，錦繡細軟；今所坐具，皆有何等？」憂陀答王：「所坐用草，清素除貪。」王問憂陀：「悉達在家，吾為作厨，甘肥眾美；今所飯食，復有何物？」憂陀答曰：「至時持鉢，往福眾生，食無麤細，呪願施家。」王聞是語，即復流淚。王問憂陀：「悉達眠時，吾欲令覺，彈琴絃歌然後乃覺；今在深山，何用覺乎？」憂陀答王：「如來三昧，無有晝夜。」王問憂陀：「吾子在宮，若其澡浴，八種香汁；若今澡浴，皆有何物？」憂陀答王：「八解正水，以洗心垢。」王問憂陀：「悉達在國，栴檀蘇合，以塗子身；今者為道，為有何物？」憂陀答王：「戒、定、慧品，香熏八難。」王問憂陀：「悉達在家，吾為作床，精寶四種；於今所坐，何物用作？」憂陀答曰：「四禪為床，息心無欲。」王問憂陀：「吾子在宮，士眾衛侍；今者侍從，復有何人？」憂陀答王：「學道弟子，名比丘僧，翼從世尊，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」王問憂陀：「悉達在家，若其出遊，車有四品——牛、羊、象、馬——以充騎乘；於今出處，何所駕乘？」憂陀答王：「四諦神足，參駕飛行。」王問憂陀：「吾子行觀，幢麾羽[榻- 木+羽] 以為光飾；今者幖幟，復有何物？」憂陀答曰：「四恩慈悲，廣飾群生。」王問憂陀：「悉達每出，椎鍾鳴鼓，觀者填路；今者遊止，有何音響？」憂陀答王：「佛始得道，往詣波羅奈國，擊甘露法鼓，拘憐五人，逮得羅漢。八萬諸天皆入道迹，九十六種靡不欣伏，無上法音，聞于三千大千世界。」王問憂陀：「悉達今者欲領何國？」憂陀答王：「世尊所領，不可稱道，教授眾生，無不蒙度，等心普濟，無所適處。」王問憂陀：「吾子在國，思陳正治，助吾安民，動順禮節，莫不承風；今者獨處，思憶何等？」憂陀答王：「世尊惟空，苦樂

非真，有者歸盡，神靜無為。」王聞是言：「災矣悉達，一切皆有，汝何言無？反矣悉達，與人為讎。」憂陀白王：「正使智人，滿於天下。人有百頭，頭有百舌，舌解百義，合此人數，稱讚如來，彌盡竟劫，不宣其德；況我所說，億不及一。唯佛與佛，其德乃彰。」

王言：「善哉！佛當來不？何日能至？」憂陀白言：「七日當至。」王大歡喜，即勅群臣：「吾當迎佛。導從鹵簿，壹准聖王出入法則。平治道路、香汁灑地，城中街巷盡豎幢幡，其所修治光飾盡宜，車、馬、人從限四十里。」

其日世尊，起於竹園，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威神感動諸天侍從，始入舍夷。路由一水，名阿樓那，度水上岸。神通照察，深知調達惡心內興，必難開化。當現神足令其信伏。即升虛空去地七仞，足若蹈地，其實在空。佛告比丘：「見彼車馬五色嚴麗，正似天帝出遊觀時。」爾時眾人，見佛及僧足步其地，仰觀足跡處在空中，於上稍下，正至迎次，與人頭齊，剛強靡伏歸命和南。唯有調達獨興惡念：「子行學道，但作幻術，惑人如是。吾亦當復作術，廣化眾人。」於是父王，遙見佛來，愛敬交至——一者敬道，二者愛子——即下象車，解劍却蓋，涕淚趣佛頭首禮足，而頌讚曰：

「生時緣福德，　瑞應三十二，
樹傾敬稽首，　道成今三禮。」

於是父王以偈問佛：

「子本在吾家，　駕象名寶車；
今者足蹈地，　是苦安可堪？」

爾時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車馬生死乘，　危嶮安可久？
參駕五通馳，　所至無限礙。
本著七寶衣，　珍妙甚雅好，
剃頭被納服，　如何不羞恥？
慚愧為衣服，　世衣增塵垢，
法衣真人服，　息心名如來。
本用金銀器，　眾味甚香美，
今者行乞食，　麤惡安可咽？
法味為道食，　飢渴今已除，

哀世故行乞，　持鉢福眾生。
本處別宮中，　眾宮妓侍衛，
獨在山樹間，　如何不恐懼？
生死恐畏除，　今已入本無，
無憂無喜想，　所止名道場。
本在我家時，　澡浴名香汁，
處於山樹間，　何物洗身垢？
道藏為浴池，　正水滿其淵，
浴已三毒盡，　三達快無雙。」

於是父王，請佛及僧，令詣王園，永為精舍。佛受王意，便入精舍，坐尼拘類樹下，廣說教法，七日不懈。聽者歡喜，中有發大乘者、有樂辟支佛行者、有發羅漢意者、有作沙門者，各隨發心，如行所得。

城內母人，各生善念，悲泣自責：「世尊還國，男子福德，獨得見佛；我等罪蔽，不服法味，何苦如是？」佛知母人一切心念，讚言：「善哉！乃生好心，願樂聞法，真得度苦。」佛便語王：「法興難值，道教難得，可勑國內諸母人輩樂聞法者，使出聽受。」王即宣令欲見佛者聽。城內母人，咸喜俱出，詣佛禮拜，訖而却住。於是世尊，如應說法，各各解了，逮得法眼。王及臣民，歡喜禮佛而退。

是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舍夷國內，男女長幼聞佛說法，如心所念，各得其決；父王俱聽，不記所得？」佛告比丘：「父王恩愛未息，父子相待，敬心未全，是故不得。」明旦如來，唯將目連往詣王宮，上殿而坐。佛勑目連：「現汝道力。」目連受教，飛升虛空，出沒七反，身出水火，從上來下，前禮佛足，却侍於左。父王見變，心意解悅，恩愛斷滅，敬心內發，起前禮佛：「甚善，世尊！弟子功德，猶尚乃爾，如來威德，難可度量！」便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是時父王，每詣佛所，見迦葉等千人形體至陋，每心不平：「此等比丘，雖復心精，無表容貌，當勸宗室樂無為者，令作沙門，擇取端政。」即令宗族：「明日會殿，受令即到。」王告宗室曰：「阿夷相言：『佛不出家，當作聖王，君四天下，左右侍從，率當端政。』今諸弟子類無姿觀，今欲禮娉有道儀容足者，充備僧數，光暉世尊。」咸言大善！聽令歡喜，乞退嚴辦，七日乃行。調達便告行者：「吾等王者子弟，今棄世榮，出家居道，整頓服飾，極世之妙。象、馬、車乘，價直萬金，其日嚴出，觀者填路。」調達冠幘，自然墮地，衢和離身，所乘象馬，四脚布地，而作鳥鳴，相互

占曰：「餘皆得道，二人不吉。」俱詣佛所，悉作沙門，剛強降伏，莫不樂受。
中本起經卷上

中本起經卷下

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

須達品第七

佛從本國，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遊於王舍國竹園中。長者伯勤，承佛降尊，馳詣竹園，五心禮足，逡巡恭住，整心白佛：「唯願世尊，顧下薄食。」佛法默然已為許可。長者欣悅，接足而退。還家具膳，莊嚴幢幡，親自執事，極世之味。舍衛長者，名曰須達(晉言善溫)。與主人伯勤雖未相見，每信相聞，行同德齊，遙揖為友。須達因事來行，推親往造，伯勤親供不容得出。須達踟躕殊久，呼使而曰：「吾故遠至，以展不面，虛心在昔，馳散所懷。不謂今日見薄不偶。」迦蘭迦事訖乃出，相揖而坐：「不面在昔屈辱臨顧，傾企之情有兼來趣。明請大賓，執事自逼，是使乃心滯而不敘。」善溫問曰：「何謂大賓？為是婚姻國節會耶？」答曰：「同志！卿不聞乎？白淨王太子，入山六年，道成號佛。威相明遠，神明爍幽。方身丈六，華色紫金，明耀於世，吐法陳戒，精義入神。所從弟子，名比丘僧，居靜正身，修德履道，忽榮棄利，義曰真人，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」

善溫聞稱佛聲，舉身毛豎，心喜交胸。逸豫待明，五情內騷，轉側不寐。至誠感通，中夜霍明，即便嚴出。方向城門，顧見城左，有神祠舍，名曰漯披。過往跪拜，禮畢旋顧，奄便更冥。善溫惶恐，不知所趣，雖有此變，心猶存佛，承其至心恐畏消除。空中聲曰：「善哉！須達！心至乃爾。」即問空聲：「為是何神？」便答之曰：「吾是子親摩因提也！」問曰：「卿生何許？奚為此間？」即而答曰：「吾昔從佛神足弟子大目揵連，聞說經法。因此福報，得生第一天上，功德甚少，別使典此。見卿至心，來相佐助。佛者至尊，舉足中間，福祐難量，恨吾生存不獲覩佛。如今所見，明驗真諦。」天放大光，照於竹園。善溫尋光，遙見如來，踰於所聞，前拜却住，微心視相，而問於佛：「神尊寧安耶？」佛為須達，而作頌曰：

「無憂無喜相，　心虛清淨安，
已能無所生，　見諦入泥洹。
覺正念清明，　已度五道淵，
恩愛網斷壞，　永寂悅彼安。」

長者須達，聞說是時，因本功德，便發淨意，逮得法眼，歸命三尊，諮受五戒，為清信士。前白佛言：「唯願如來，臨盼舍衛，教授一時，濟度君民。」世尊又曰：「卿姓字何乎？」長者跪對曰：「鄙字須達，侍養孤老，供給衣食，國人稱我給孤獨氏。」佛而告曰：「彼有精舍，容吾眾不？」對曰：「未有。」長者須達，承佛聖旨，進前長跪，而白世尊：「余能堪任興立精舍，唯須比丘，監臨處當。」顧勅舍利弗，竝行營佐，即受教命，作禮而退。

還彼舍衛，周行求地，唯祇園好——眾果流泉，奇鳥翔集，地夷木茂，去城又近——因往守請祇，了無賣意。求之不止，恚而言曰：「若能以金錢，集布滿園，爾乃出耳？」重問：「審實爾不？」祇謂：「價高，子必不及，戲言決耳！復何疑哉？」須達辭還，載㦸送錢。園監不聽，走白大家：「須達送錢，不審內不？」報勅園監：「吾自戲言，遣錢勿受。」二人共諍，舉國耆老，馳往諫止。耆老斷當：「地價已決，不應得悔。國政清平，祇不違法。」即聽布錢。門裏不周，祇意喜曰：「吾還得園矣！」遣人催督。須達自往，共詣園觀，所思未周，意憒不樂。祇曰：「國賢若悔便止。」答言：「不悔。」思得伏藏，畢地直耳。祇心惟：「佛必是至尊，能使斯人，竭財不恨，可戴可仰，神妙如茲。」便謂須達：「勿復足錢，餘地貿樹共立精舍。」須達即言：「善哉！許諾。」便興功夫，僧房、坐具、床榻、茵褥，極世之妙；加施幢幡，香汁灑地，備辦供具，兼餚重饌，燒眾名香，遙跪請佛：「唯願如來枉屈尊神。」

於是眾祐，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遊於舍衛國，應須達請。威神震動，國內咸喜，男女大小填路而出。給孤獨氏及王弟祇陀，前禮佛足，共上精舍。佛受呪願，故曰祇樹給孤獨園。王國有事，急召須達，赴行應會。事訖馳還，奉齋盡恭。却從步涉中路有人，奉酪一瓶，顧無所使，自提而行。前逢梵志，請令持之。共詣精舍，手自斟酌。顧命梵志，汝便斟酌。飯訖行澡，儼然聽法，一切歡喜，稱善無量。

梵志暮還，奉齋不飡。婦怪而問：「不審何恨？」答曰：「不恚，吾齋故耳。」婦重質之：「何從齋來？」梵志答曰：「給孤獨氏於園飯佛，請吾往齋，齋名八關。」其婦流淚，忿然恚曰：「君毀遺則，禍此興矣！瞿曇亂法，奚足採納？」迫蹴不已，便共俱飯。梵志壽算，終於夜半，生於欝多羅衛國，作大澤樹神。時有婆羅門等五百人，欲詣恒水三祠神池，沐浴垢穢，希望神仙。中道乏糧，遙望彼樹，想有流泉，馳趣樹下，了無所見，窮困斯澤，飢渴委厄。樹神人現，問梵志曰：「道士那來？今若行耶？」同聲答曰：「欲詣神池澡浴望仙，今日飢渴，幸哀矜濟。」樹神即舉手，眾味流

溢。眾飯飽足。詣神請曰：「何等功德，致此巍巍？」神答梵志：「吾因舍衛給孤獨氏，持八關齋，為婦所敗，不卒其業，來生斯澤，作此樹神。若終齋法，福應生天。」爾時樹神，而作頌曰：

「祠祀種禍根，　日夜長枝條，
唐苦敗身本，　法齋度世仙。」

梵志聞偈，迷解信受，旋還舍衛。路由一國，名拘藍尼，國有長者，字瞿師羅(晉言美音)，人民敬愛，言輒順承。梵志眾等，往造求宿。美音問曰：「道士何來？今欲所之？」具陳彼澤樹神功德，欲詣舍衛，造給孤氏攢採法齋，冀遂本志。美音喜躍，宿行所追，亘解欲行，明旦宣令：「宗室及所親愛，誰能共行受齋揩式？」合五百人僉然應命，本願相引，感義嚴出。行詣舍衛，未至祇洹，道逢須達，往造佛所過而不識。顧問從者：「此何大夫？」對曰「給孤獨氏也。」梵志眾等喜而追曰：「吾願成矣，求人得人。」馳趣相見，同聲歎曰：「久承令懿，注仰虛心，聞有道訓八關齋法，故遠投託，幸蒙示導。」須達止車答曰：「吾有大師，號曰如來、眾祐，度人近在祇洹，可共俱進，造覲世尊。」聞命敬諾。恭肅盡虔，遙瞻如來，情喜內發，五體投地，退坐一面。緣察本心，旨說法要。五百梵志得阿那含，便作沙門。美音宗等，逮得法眼。
諸比丘白佛：「五百梵志及諸長者，得道何速？」世尊告曰：「過去不遠，時世有佛，號名迦葉。為眾講法，說吾當來，今諸梵志於彼佛前，願樂欲見當來釋迦文佛。是諸長者亦同斯願。從是因緣，見吾便解。」比丘歡喜，盡受奉行。美音心念欲請世尊。佛知其念，而告之曰：「彼無精舍，汝願不遂。」美音悅解，喜前白佛：「我有別宅，願為精舍。唯哀垂救，濟度群生。」乞退還國，修備所供，頭面接足，禮畢而去。

本起該容品第八

爾時，如來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從舍衛祇洹，遊於拘藍尼國美音精廬，足蹈門閫，天地震動，珠璣樂器，不鼓自鳴，蠱毒隱伏，吉瑞和清。當爾日也，境界人民，靡不敬肅渴仰世尊。是時國王，名曰優填，強暴侵剋，開納佞言，躭荒女樂，疑網自沈。又置大夫人二人，左右番上，二后姿容一國少雙。左夫人字照堂，為人憍愎，唯惡是從，讒疾賢良，譖入無厭。右夫人字該容，執行仁愛，虔敬肅恭，清素約己，文不加身。王珍其操，每事私焉。照堂懷嫉，譖之至深，王察其行，不納其言。

該容有長老青衣，名曰度勝，恒行市香。因歸問訊，路由精舍，每過修敬，減省香錢，合集寄聚，便行飯佛及比丘僧。佛為說法，書心不忘。施訖還宮，過肆取香，因此功福，本行所追，香氣熏聞斤兩倍常。詰問理窮，任實首情，每減香錢，飯佛及僧，法深義妙，非世所聞。該容聞說佛聲，悚然心歡喜自念曰：「吾心喜踊，何因得聞無量法乎？」即告度勝：「試為我說。」度勝白曰：「身賤口穢，不敢便宣如來尊言。乞行詣佛，受勅而還。」便遣出宮，重告之曰：「具受儀式！」度勝未還，夫人、侍女側息中庭。佛告度勝：「汝還說法，多有度者。說法之儀，先施高座。」度勝受勅，具宣聖旨。該容欣悅，開笥出衣，積為高座，承佛威神，如應說法。夫人該容，及諸侍女，疑解破惡，得道溝港。度勝應時，逮得總持。

照堂恊恨，妬憤內發，數譖非一。王反辱曰：「汝輩妖蠱，言不及義，彼人操行，執節可貴。」照堂心忌，猶欲害之。密白王曰：「恒遣青衣，往來佛所，情蕩外交，志溢邪趣。妾實修良，忠直見忽。」數譖不已，王頗惑之。照堂心謀念曰：「伺子齋日之中必矣！」伺其齋日，因勸白王：「今日之樂，宜請右夫人。」王便普召，被命皆會。該容持齋，獨不應命。反覆三召，執節不移。王怒隆盛，遣人拽出，縛置殿前，將欲射殺。該容不怖，一心歸佛。王自射之，箭還向己，後射輒還。王時大懅，惶怖解焉，而問之曰：「汝有何術，乃致是耶？」夫人對曰：「唯事如來，歸命三尊，朝奉佛齋，過中不飡，加行八事，飾不近身。必是世尊哀顧若茲！」王曰：「善哉！豈可言不？當詣精舍，覲見表虔。」

會有敵國興兵入界，彼眾強盛，王自出征，顧命梵志，名曰吉星，權領國政。照堂喜曰：「吾父領政，殺子必矣。」王去之後，女與父謀，燒殺該容及其侍女，詐言失火，謂可掩塞。事會發露，王大恚之，斥徙吉星，捐弃於外，以其道士故全其命；照堂等輩，幽之地窟；推逐邪道，廣闡佛法。

諸比丘退席白佛言：「王后該容，及其侍女，精進乃爾，見諦得道，不審何罪遇此火害？唯願世尊，彰告未聞。」佛告比丘：「過去有城，名波羅奈，有婬女五百人，延致輕薄，以自供濟。世有辟支佛，名曰迦羅，教化人民，令持五戒，舉國士女，歸心師焉。」諸女恚曰：「此人奚來，斷吾賓客。」咸共興恚，謀圖毀害。後日迦羅復入其聚，諸女同忿，皆以火爐，打撲迦羅，舉身焦爛，無所悔恨。便現神足，飛升虛空，眾女驚怖泣淚悔過，長跪舉頭而陳情曰：「女子憃憨，不識至真，群愚荒憨，毀辱神靈。自惟過釁，罪惡若山，願降神德，以消重殃。」尋聲即下，而般泥洹。諸女起塔，供養舍利。

世尊又曰：「于彼婬女，該容等是也。罪福追人，久無不彰。」說是法時，國內大小，信伏歡喜，咸歸三尊，受戒而退。佛與比丘，還到舍衛，止頓祇洹。

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

爾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，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是時大愛道瞿曇彌，行到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住一面，叉手白佛言：「我聞女人精進，可得沙門四道，願得受佛法律。我以居家有信，欲出家為道。」佛言：「且止，瞿曇彌！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。服法衣者，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。」瞿曇彌則復求哀，如是至三，佛不肯聽。便前作禮，遶佛而去。

其後不久，佛時與諸大比丘俱，從釋氏精舍入迦維羅衛國。大愛道聞佛從諸弟子來入國中，心大歡喜，即行到佛所，稽首佛足下，大愛道復白佛言：「我聞女人精進，可得沙門四道，願得受佛法律。我以居家有信，欲出家為道。」佛言：「止止！瞿曇彌！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。服法衣者，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。」大愛道則復求哀，如是至三，佛不肯聽。便前作禮，遶佛而去。

佛時與諸比丘，留止是國，避雨三月，補成衣已，著衣持鉢出國而去。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，俱行追佛。佛行轉到那私縣，頓止河上。大愛道便前，稽首作禮却住白佛言：「我聞女人精進，可得沙門四道，願得受佛法律。我以居家有信，欲出家為道。」佛言：「止止！瞿曇彌！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。服法衣者，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。」大愛道則復求哀，如是至三，佛不肯聽。便前作禮，遶佛而退。住於門外，被弊敗之衣，徒跣而立，顏面垢穢，衣服污塵，身體疲勞，噓唏悲啼。

賢者阿難，見伯母大愛道如是，即問言：「瞿曇彌！何因弊衣徒跣、面垢衣塵，疲勞悲啼？」大愛道答言：「賢者阿難！今我用女人故，不得受佛法律，是以自悲傷耳！」阿難言：「止止！瞿曇彌！且自寬意，待我今入向佛說是事。」

賢者阿難即入，稽首佛足下，長跪白佛言：「我從佛聞，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。今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，其已居家有信，欲出家為道，願佛許之！」佛言：「止止！阿難！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為沙門也。所以者何？阿難！譬如族姓之家生子，多女少男，當知是家以為衰弱，不得大強盛也。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，必令佛清淨梵行不得久住。譬如稻田禾稼具熟，而有惡露災氣，則令善穀傷敗。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，必令佛清淨大道不得久興盛。」

阿難復言：「今大愛道，多有善意。佛初生時，力自育養，至于長大。」佛言：「有是。阿難！大愛道信多善意，於我有恩。我生七日而母終亡，大愛道自育養我至于長大。今我於天下為佛，亦多有恩德於大愛道。大愛道但由我故，得來自歸佛、自歸法、自歸比丘僧，又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，不復疑苦，不復疑習，不復疑盡，不復疑道，方成其信，成其禁戒，成其多聞，成其布施，成其智慧。亦能自禁制，不殺生，不盜竊，不婬泆，不妄語，不飲酒。如是，阿難！正使人終身相給施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病困醫藥，不及我此恩德也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假使女人，欲作沙門者，有八敬之法，不得踰越，當以盡壽，學而行之。譬如防水，善治堤塘，勿漏而已。其能如是者，可入我律戒。何謂八敬之法？一者、比丘持大戒，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。二者、比丘僧持大戒，半月已上，比丘尼當禮事之。三者、比丘僧、比丘尼不得相與並居同止。四者、三月止一處，自相檢押，所聞所見，當自省察。五者、比丘尼不得訟問比丘僧事，以所聞見。若比丘僧有所聞見，訟問比丘尼，比丘尼即當自省察。六者、比丘尼有庶幾於道法，得問比丘僧經律之事。七者、比丘尼自未得道，若犯戒律，當半月詣眾中首過自悔，以棄憍慢之態。八者、比丘尼雖有百歲持大戒，當處新受大戒幼稚比丘僧下坐，以謙敬為之作禮。是為八敬之法，我教女人不得踰越，當以盡壽學而行之。假令大愛道，審能持此八敬法者，聽為沙門。」

賢者阿難受佛語已熟諦，便作禮而出，報大愛道言：「瞿曇彌！可勿復愁，已得捨家之信、去家就戒。佛說女人作沙門者，有八敬之法，不得踰越，但當終身勤意學行之耳。持心當如防水，善治堤塘勿漏而已。」阿難便一一為伯母，說佛所教勅八敬之事。言：「能如是者，可入佛法律。」大愛道即歡喜而言：「唯諾阿難，聽我一言。譬如四姓家女，沐浴塗香，衣莊嚴事，而人復欲利益之，安隱不怖，以好華香珍寶，結為琲瑤，持與其女，豈不愛樂頭首受耶？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，我亦歡心，願以首頂受之。」爾時，大愛道便受大戒為比丘尼，奉行法律，遂得應真。

然後異時，大愛道比丘尼與諸長老比丘尼，俱行詣賢者阿難而問言：「阿難！是諸長老比丘尼，皆久修梵行，且已見諦。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禮？」阿難言：「小且待，我今入問之。」阿難即入，稽首佛足下，白佛言：「大愛道比丘尼言：『是諸長老比丘尼，皆久修梵行，且已見諦，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禮？』」佛言：「止止！阿難！當慎此言，勿得說也。但汝所知，不如我知。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，外諸異學梵志，及諸居士，皆當以衣被布地，求哀於諸沙門言：『賢者有淨戒高

行，願行此衣上，令我長得其福。』」佛言：「阿難！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，天下人民，皆當解髮布地，求哀於諸沙門言：『賢者有戒聞慧行，願行此髮上，令我長得其福。』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，天下人民，皆當豫具衣被、飯食、臥床、病瘦醫藥，願諸沙門當自來取之。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，天下人民，奉事沙門當如事日月、如事天神，過踰於諸外道異學者上。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，佛之正法當千歲興盛。」

佛復語阿難：「以女人作沙門故，使我法五百歲而衰微。所以者何？阿難。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。何等為五？女人不得作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；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；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天帝釋；女人不得作第六魔天王；女人不得作第七天梵天王。夫此五處者，皆丈夫得為之耳。丈夫得於天下作佛、得作轉輪聖王、得作天帝釋、得作魔天王、得作梵天王。」佛說是已，皆歡喜受行。

度波斯匿王品第十

是時如來，還舍衛國在祇樹給孤獨園，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王波斯匿心自念言：「佛是釋種，出家處山，以成無上正真、等覺。威景神妙，天龍鬼神無不宗仰。為人說法，上中下言悉善。其聞所說莫不歡喜，開福塞禍，言入泥洹。」即便嚴出，導從如常，至門下車，群臣俱前，直揖却坐而白佛言：「頃承釋子，端坐六年，道成號佛。為實爾不？是世所美乎？」佛語王曰：「吾真是佛，世不虛傳。」王復言曰：「瞿曇！自稱為佛，故非佛也。」佛復答王：「過去久遠，時世有佛，名曰定光。授拜吾決：『汝於來世九十一劫，當得作佛，字釋迦文。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十八特妙之法、十種神力、四無所畏。』一事不足不名為佛，吾今具有。故為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、覺也。」

王迷情疑，重質言曰：「瞿曇年少，學日甚淺。所以者何？世有婆羅門，修治水火，精勤苦體，不去晝夜，九十六術，靡不經涉，年高德遠。不蘭迦葉等六子輩，名稱蓋世，猶未得佛。佛者實尊！以是推之，惟疑不信。」佛告王曰：「吾今為王說法真諦，善聽勿疑。」王曰：「善哉！」佛答王曰：「小有四事，皆不可輕。何謂為四？一者、太子雖小，當為正君，此不可輕。二者、小火燒草，草盡乃止，此不可輕。三者、龍子雖小，能為風雨雷電霹靂，此不可輕。四者、道士雖小，已入道要深妙之慧，飛行教化，度脫人民，此不可輕。」

於是世尊，為王而作頌曰：

「太子福成，　當為正君，　愚人輕慢，
禍豐是生。　正由心出，　能重能輕，
宿行所得，　福自隨形。　能觀德本，
然後觀人，　道要以備，　大王思惟。
小火得草，　所燒無限，　須彌寶山，
亦從小起。　智者觀物，　無小無大，
遇龍不避，　小毒害人。　比丘破惡，
精進入禪，　道成神通，　變現度人。

「見諦淨無垢，　已度五道淵，
佛出照世間，　為眾除憂患。」

王聞正言，垢重情蔽，遺疑未悟，前禮佛足，辭退還宮。
是時國內，有婆羅門，居富多寶，老無兒子。禱祠盡力，未後生男。其年七歲，得病便亡。其父憂毒，臥不安席，不復飲食。聞佛能除憂患，即詣祇洹。佛問梵志：「有何愁憒，顏色憔悴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我年老耄，正有一子，捨我終亡，悲憐痛毒。」佛告梵志：「人有恩愛，便得憂悲。」梵志情迷，便白佛言：「恩愛之樂，有何憂悲？」佛言：「不然！」如是至三，婆羅門不解，走出祇洹，見二人樗蒲，心自念言：「此必智者，能解我疑。」便問二人：「恩愛為樂、為憂悲乎？」即答梵志：「天下之樂，無過恩愛。」梵志復言：「吾見瞿曇，向我說此。」二人答曰：「沙門瞿曇，反世惑人，慎無信焉。」
國內愚者，共嗤佛語，乃上聞於王，令王惑意，便謂夫人——夫人字末利——便告之曰：「瞿曇可笑，反論失理。何有恩愛而生憂悲耶？」夫人對曰：「佛不虛言，其實如此也！」王復謂言：「汝尊瞿曇，加是宗親，其信而已。」夫人白王：「何不自往？若遣智臣，請啟所問，驗世狂惑。」王聞其言，即召智臣那利繩：「汝持吾聲，問訊瞿曇：『世人愚惑，妄傳尊旨，橫言恩愛而生憂悲。怪其理乖，是故遣信，下承風化。』若佛有教，汝諦受之。」
臣受王命，即詣祇洹，禮佛却住，斯須進前長跪白言：「國主波斯匿，稽首座前，問所不解，願見示導，散告真言。」於是如來，命臣就坐，而告之曰：「恩愛之本，淵流難盡，憂悲之惱，一由恩愛。」又告大臣：「吾今問卿，意解便對。譬如有人，父母終亡，妻子死盡，財沒縣官。此人憂惱，可堪勝不？」大臣對曰：「審如尊教。」又言大臣：「古昔有人居貧窮困，而其娶婦得富家女，嬾惰無計，日更貧乏。家困餉饋，欲奪更嫁。妻聞家議，便以語夫：『我家勢強，必當奪卿，當作何計？』夫聞婦言，將共入房：『今

欲與汝共死一處。』即便刺婦，還復自刺。」佛告那利繩：「恩愛相殺，何但憂悲？」
臣受佛教，禮退還宮，具宣尊旨。王意不悟，猶嗤此言。復謂末利：「瞿曇何故，正作此語？」夫人白王：「欲啟一事，願見採省。」王曰：「便說。」夫人問曰：「彼方二郡，一名迦夷，二名拘達盧。若有白王云：『彼二國，他王劫取。』王當云何？」王謂夫人：「吾之豐樂，因此二國。若有此問，情用憂憒。」夫人復言：「太子琉璃，皇女金剛，若疾若亡，王當云何？」王答夫人：「此情難堪。」夫人問王：「此為恩愛生憂悲不？賤妾醜陋，得侍幃幄，一旦病亡，王當云何？」王答末利：「吾情迷荒，命將不全。」夫人復言：「此為恩愛生憂悲不？」王意乃解，即便下床，遙禮祇洹，歸命三尊，懺悔謝過，盡形竟命，首戴尊教。

自愛品第十一
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眾僧具足，而為說法。國王波斯匿，以日昳時，道過佛所，下車却蓋，拱袖直前，稽首于地，却就王位。佛問王言：「從何所來？衣弊形瘦乎！」王即離席，揮淚對曰：「國大夫人，背棄天下，侍送靈柩，安措始還。近承世尊顧臨鄙國，雖以哀悴，貪得表災，性頑愚闇，情惑邪聲。今始乃解，明教至真，憂悲苦惱，皆由恩愛。每惟道訓，世所希聞。」於時世尊而告王曰：「復坐。善聽！」王言：「唯諾。」佛言：「眾生受形，無老無壯，無豪無賤，命盡之日，無不分散。譬若春華，色無久鮮，結實華落，果熟離本。須彌寶山，劫盡壞爛。大海深廣，猶有枯竭。人命危脆，智者不怙，唯有修德精進履道。」
佛時作頌曰：

「命如菓待熟，　常恐會零落。
以生皆有苦，　誰能致不死？
如河流駛疾，　往而沒大海，
人命亦如是，　逝者不復還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遮迦越羅典領四域，飛行案行，七寶導從，雖壽千年，亦死過去。諸天食福，肴膳自然，至其祿盡，亦復磨滅。比丘破惡，一心思禪，榮利不移，志重若山，神通真人，猶復滅度。如來出世，權慧現身，金剛德體，明暉大千，迴匝三界，濟度群生，十力世雄，猶現泥洹。人生世間，命不久停，忽若電流，如風過

庭，尊榮寶位，其若夢矣！推古驗今，無始不終。輪轉五道，見諦反真。」
佛為國王，而作頌曰：

「如河駛流，　往而不反，　人命如是，
逝者不還。　雖壽千年，　亦死過去，
合會有離，　無親可恃。　世皆有死，
三界無安，　諸天雖樂，　福盡亦喪。
志堅若地，　德重若山，　真人無垢，
寂然歸滅。　快哉福報，　所願皆成！
上寂大人，　自見泥洹。」

於是波斯匿復白佛言：「何謂自愛？何謂自護？」佛言：「善哉問也！大王諦受。人生於世，四大合成。性愚習癡、殺盜婬欺、不信道行，此不自愛也。習善行仁，覺世非常；信死更生，情存三尊；奉戒攝心，信以篤道；守禮以謙，孝順至誠。此人處世，自愛者也。積善履德，身無枉橫，志行修明，上天衛護，無男無女，眾行歸身，兵刃不傷，虎兕無害，自護之方，唯持戒行。」
佛為波斯匿，而作頌曰：

「凡人為惡，　不能自覺，　愚癡快意，
後受熱毒。　生無善行，　死墮惡道，
往疾無間，　到無資用。　自愛身者，
慎護所守，　調心正體，　福應上天。
士有信行，　為聖所譽，　自愛如是，
快解無憂。　惡行危身，　愚謂為易，
善最安身，　愚人謂難。　信法奉戒，
慧意能行，　上天衛之，　智者樂茲。
仁愛不邪，　安止無憂，　能除恚怒，
從是脫淵。」

王聞法言，愚解望斷，前受五戒。群臣從官皆發道心，天龍鬼神歡喜樂聞。

大迦葉始來品第十二

爾時，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眾說法，天龍鬼神、四輩弟子嚴整具足。於是摩訶迦葉，垂髮弊衣，始來詣佛。世尊遙見歎言：

「善來！迦葉！」豫分半床，命令就坐。迦葉進前，頭面作禮，退跪自陳曰：「余是如來末行弟子，顧命分坐，不敢承旨。」大眾僉念：「此老道士，有何異德，乃令世尊分坐命之？此人僊乂，唯佛明焉。」
於是如來察眾所念，欲決所疑，廣論迦葉大行齊聖。世尊又曰：「吾以四禪禪定息心，從始至終無有損耗；迦葉比丘亦有四禪，因禪得定意。吾以大慈仁愛一切；迦葉體性亦慈如此。吾以大悲濟度眾生；迦葉比丘大悲如此。吾以四禪三昧而自娛樂，無有晝夜。何等為四？一者無形三昧、二者無量意三昧、三者清淨積三昧、四者不退轉三昧。迦葉比丘亦有是三昧。吾本樂六通，今已得六通；迦葉比丘亦得六通。何等為六？一者四神足念、二者悉知一切人意、三者耳徹聽、四者見眾生本、五者知眾生所趣行、六者諸漏皆盡。今已無畏，三界獨尊，吾以四定，表彰法御。何等為四？一者解定、二者智定、三者慧定、四者戒定。名色皆滅，梵迹獨存，無憂慮想，生死根斷；迦葉比丘亦復如是。」
世尊又曰：「過去久遠，時有聖王，名文陀竭。高行暉世，功勳感動。忉利天帝，欽其異德，即遣車馬，詣闕迎王。王乘天車，忽然升虛，天帝出迎，與王共坐，娛樂盡歡，送王還宮。」佛告比丘：「爾時天帝者，大迦葉是也！文陀竭王者，則是吾身。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，令吾並坐，吾今以無上正真法御之座，報昔功德。」佛說本昔，加以聖德，顯比丘迦葉一切解脫。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法教名遠，莫不樂受。

度奈女品第十三

佛從迦維羅衛國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，過拔耆國界度人民，去至維耶離，詣奈氏樹園。城中有女人，名阿凡和利，聞佛來化，歡喜無量，即便嚴出，與五百女人俱。佛勑比丘：「端意低頭，勿妄顧視。色欲亂人，唯道能制，抑情撿心，智者必能。今有女人，名阿凡和利，與五百女人俱欲聽說法，汝曹各護淨行，持之勿放。」諸比丘唯諾受教。
阿凡和利詣門下車，叉手當心，低頭直前，頭面禮佛，却就女位。世尊告曰：「形不久住，色不久鮮，命如風過，少壯必衰，勿恃容姿自處污行，世間迷惑，禍起色欲，三塗勤苦，智者能閉。」女聞佛言，心解欲止，便發道意，自歸三尊。於是阿凡和利退坐白佛：「不以女賤，得服法言。願樂如來明日枉尊及比丘僧，顧下薄食。」佛法默然，已為許可。起以頭面作禮，歡喜而去。

是時城中有長者子五百同輩，聞佛來垂訓，止住奈園，即皆俱行，詣佛聽法。車馬服飾，五色輝煌，出城詣園，人從車馬，寂然如法。詣門下車，叉手直進，禮拜陳情，却坐男位。佛告族姓子：「榮位尊豪，快樂如意，皆是前世福德所致；今復見佛，功德增益。」諸長者子，歡喜退坐，長跪請佛：「明日屈尊，哀臨蔬食。」佛便告曰：「已先受請，佛不二諾。」諸長者子復白佛言：「不審請主姓字是誰？」佛言：「向受阿凡和利請，明日當往。」長者子白佛：「此是國民，豈得在先？」佛告族姓子：「如來慈普，不問尊卑。」諸長者子，前禮佛足，辭退還家。
過告阿凡和利語曰：「佛者至尊，用一切故，來化吾國。飯佛及僧，吾等應先，男尊女卑，卿當在後，慎勿供辦，故來相語。」女白長者子：「無以豪強威力加弱也！今乞四事，若見惠者，不敢在先。何謂四事？一者乞令我心保善莫移、二者乞令我命保在莫亡、三者乞令財物保在無滅、四者乞令世尊常住教授，莫詣餘國。」即謂女曰：「善心叵保，命亦如是，非吾能辦。」便相謂言：「此女福人，先得飯佛。」乃覺非常，甚可喜樂。
中有年少，耻甚出後，當共固之，便勑市監，罷不作市。阿凡和利遣婢市買，了無所得。還視庫藏，眾膳備具，唯乏薪炭，行求不得。出庫氈布，香油灌之，以供飯具。明日至時，遣使白佛。城門復閉，使還白言：「城門不開。」知是諸長者子所作，女自念言：「法應遣使表白供辦，云何得通？」便告鸚鵡：「汝行白佛。」鸚鵡受勑，飛出其家，諸長者子輩，舉弓射之。奉使請佛，威神所接，箭化作華，便詣佛所。飛住虛空，白佛言：「眾嚴畢辦，唯願枉尊。」於時眾祐，法導威儀，足蹈門閫，天地震動，龍雨淹塵，天樂下從，諸音樂器自然而鳴。佛坐飯竟，行澡水畢，為說經法。五百長者子、阿凡和利及五百女人，逮得法眼，皆受五戒已。佛與比丘僧，還詣奈氏園，一切歡喜，無不樂聞。

尼揵問疑品第十四

佛從維耶離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僧及千優婆塞俱，詣那難陀國、波和離國。是時國內奉事六師，迷於邪行。城中有豪長者，字阿夷拔提弗，奉事尼揵，精勤第一。聞佛來顧，往詣尼揵所，禮拜如常。尼揵問曰：「卿聞瞿曇來至此不？」對曰：「已聞。」尼揵語曰：「汝往難沙門瞿曇一事，當令如噎。」拔提弗言：「何謂一事乃令不對乎？」曰：「汝難瞿曇：『吾聞沙門，呪願一切，普得飽滿；猥將大眾，來適飢國，費損人食，此大無益。』」

拔提弗受命而退，即詣佛所，瞻覩神德威相赫然，弟子法儀恂恂洋洋，敬心踊躍拱袖進前，直揖却坐，而白佛言：「欲請一事，願蒙授解。」佛言：「恣所欲聞。」拔提弗言：「伏聞瞿曇，饒益一切，令得安隱。而將大眾，顧臨飢國，減損民食，費而無益。」佛告阿夷拔提弗言：「吾從九十一劫以來，未聞勸人為福損而無益也！吾聞尊貴富樂本起布施，未有唐捐費而不報也！人行仁義，現世稱傳，後得生天，勸善代喜，福祐隨身。」又告長者：「財有八危，損而無益。何謂為八？一者為官所沒、二者盜賊劫奪、三者火起不覺、四者水所沒溺、五者怨家債主橫見奪取、六者田農不修、七者賈作不知便利、八者惡子博掩用度無道。如是八事，至危難保，八禍當至，非力所制。是故，如來以此因緣，勸人布施，安置福田，深堅難動，水火盜賊，不復得害，壽終生天，衣食自然。」佛告長者：「真言至要，化世愚惑，若不信者，自毀人本，墜墮三塗。若能覺識，改聞易行，遷神無為，所向分明。」

阿夷拔提弗聞佛說法，情喜內定，退坐自陳：「愚癡積惑，未識正真，所質非法，實非鄙意。尼揵所遣，奉使不遜，願佛垂恩，原恕罪咎。」佛言：「汝能自覺，此福無量。」長者歡喜復白佛言：「情闇難悟，欲問所疑。」佛言：「隨意所問，今當為汝事事分別。」長者問曰：「伏聞如來慈等普救，不審法教偏駮不等，有得道者、有不得者？抱疑日久，願尊開蒙。」佛言：「善哉問也！諦聽諦受。譬如農夫，宿有二業：一田業高燥肥沃、二田業下濕瘠薄。於春和時，等力興功，下種應節，耘除草穢。至秋獲實，斗斛懸殊。」佛告長者：「人功不偏，所收不等者，地厚薄故也。人聞吾法，信受奉行，如意所得。喻如沃田，所收無數。今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者是也！隨意入深，神通無礙，人聞道言，背而不信。喻如下田沒溺不生，今六師尼揵等是也！」

世尊又曰：「譬如有人，持器取水，一器完牢，二者穿壞。若用受水，完者恒滿，穿者漏盡。人聞道教，精進修勤，奉戒不違，嚴勅身口，喻如完器，所受無限。人聞道法，不受不信，加行謗毀，忘失人本，還入惡道，喻如穿器，無所盛貯。」佛告長者：「宿命善行，乃得見佛，雖復尊豪然不信道者，譬如狂華，落不成實。」

拔提弗心喜稱善：「真言感神，所說至誠。」便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受戒而退。國內一切皆發道意，六師邪術一皆毀廢，天人龍鬼宣明法聲。

佛食馬麥品第十三

於時佛從波和離國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，還祇樹給孤獨園。是時舍衛國界中間，有郡名隨蘭然，有婆羅門名阿祇達，多智明慧，居富無比。往詣阿難祁祁家，論議事訖，問須達曰：「今此都下，頗有神人可師宗者不？」須達答曰：「子未聞乎？釋種王子，出家為道，道成號佛，身色相好，非世所見。法戒雅正，照除心垢，神通明達，知眾生原。諸天龍神，莫不奉承，每說法言，精義入神，非吾螢燭所能宣陳。」阿耆達聞佛聖德，五情內慘，即問曰：「佛今所在可得見不？」答曰：「近在祇洹，開廣真言。」

明日阿祇達往詣祇洹，入門見佛，威神光明，敬心內發，前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法，歡喜踊躍，即便退席，請佛及比丘僧，垂化照臨，一時三月。佛以神旨，知往古因緣，默然受請。阿耆達，得佛許可，辭退還國。於是阿耆達，還家嚴供極世珍美。

是日世尊與五百比丘僧，往詣隨蘭然。時阿耆達，天魔迷惑，耽荒五欲：一者寶飾、二者女樂、三者衣食、四者榮利、五者色欲。退入後堂，告勅門士：「不得通客，一時三月，不問尊卑，須吾有教。」如來到門，閉而不通，便止舍邊大叢樹下。佛告比丘僧：「此郡既飢，人不好道，各各自便，隨利分衛。」舍利弗受勅，獨升忉利天上，日食自然。眾僧分衛，三日空還。時有馬師，減麥飯佛及比丘僧。阿難已得其麥，以鉢受之，心用悲疾曰：「諸天名味，國王供饍，每謂其味，不可尊口。今得此麥，甚為麤惡。何忍持此供養佛乎？」持所得麥，造一老母：「佛者至尊，法御上聖，今欲飯佛，請母熟之，功德無量。」母答阿難：「吾今忽務，不能得為。」比居一母，聞歎佛尊，馳出求索。阿難授之，即時令熟。佛食呪願，阿難心結，佛欲解之：「餘飯施與，百味香美，非世所有。」阿難意解曰：「如來妙德，不可思議。」

是時世尊欲詣拔耆國，先使阿難往告阿耆達。阿難受教，即便往告。阿耆達見阿難來，意猶未悟，即問阿難：「如來今為所在？」阿難報曰：「世尊在此，爾來三月。前受卿請，尊無二言，一時已竟，告別當去。」阿耆達聞佛垂化，乃無供養，悲怖交至，即馳詣佛，頭面作禮，而自陳言：「愚癡罪覆，違失言信。願佛慈悲，恕原其重。」佛告梵志：「明汝至心。」阿耆達歡喜前白佛言：「願留七日，得敘供養。」佛以歲至，即便可之。時日舍利弗，從天來下，歲節已過，當詣拔耆國。阿耆達取供養餘具，遍散道中，欲令佛蹈上而過。佛告梵志：「飯具米糧，是應食噉，不宜足蹈。」佛受其施，便為呪願，而作頌曰：

「外道所修事，　精懃火為最。
學問日益明，　眾義通為最。

人中所歸仰，　遮迦越為最。
江河泉源流，　大海深為最。
眾星列空中，　日月明為最。
佛出於世間，　受施為上最。」

阿耆達心悅結解，逮得法眼淨。國人大小皆發道心，前禮佛足，歡喜而退。
於時阿難承佛威神，知諸比丘心中大疑，因宜白佛：「如來神妙，三達廣照，知眾生念，因緣所趣，不審何故食麥一時？願佛開化散解眾疑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久遠，時有大國，名曰盤頭越。時世有王，字曰頻頭。王有太子，名曰維衛，出家學道，道成為佛，猶名維衛。相好威德，諸佛法一，所從比丘六萬二千人俱。時父王飯佛及比丘僧，嚴飾幢幡，極世之珍，城內整頓，煒煒煌煌。時有梵志，清潔德高，從諸弟子，因事入城。顧問眾人：『有何異節？光飾乃爾。』行人答曰：『頻頭王子，得道號佛，今日當來，王及臣民，供養故耳！』道士答言：『世人甚迷，捐棄甘饌，食此人為？如卿所說人者，應食馬麥。』五百弟子，同聲讚善。中有一人而諫師曰：『師言非也！若如彼言，此人德尊，應食天厨。』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高行梵志，則吾身是也。五百弟子，今若曹是也。時諫師者，舍利弗是也。吾種此栽，於今始畢。」告諸比丘：「各護心口，慎無放恣，善惡隨人，久而不捨。宜修明行，可從得道。吾所償對，於此了矣！」
諸比丘，聞經歡喜，受戴奉行。
中本起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